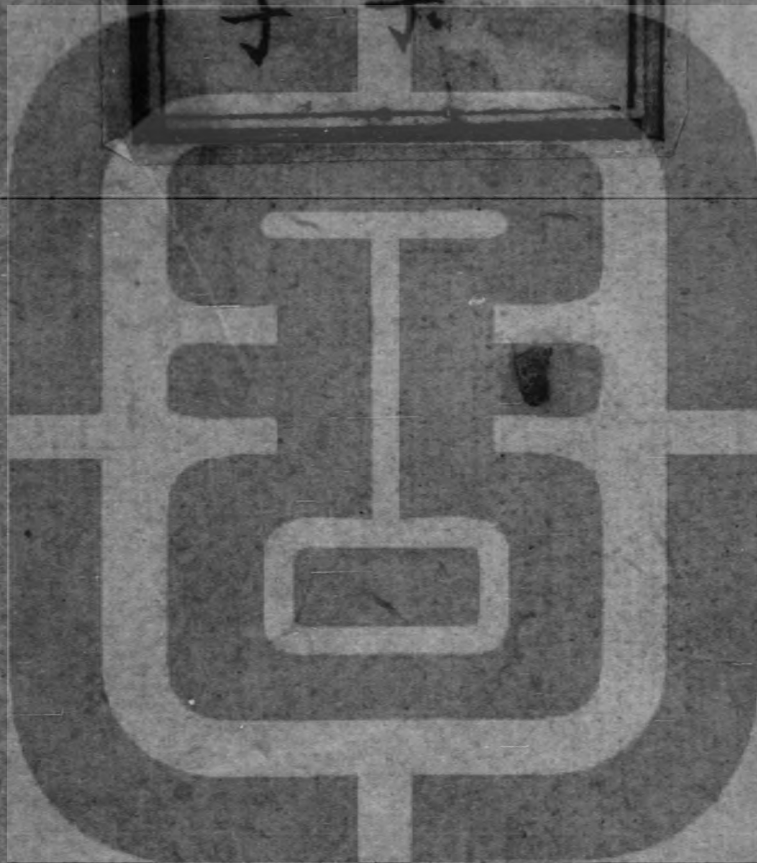


第二冊

關尹子

亢倉子



關尹子序

關令尹喜周大夫也老子西游喜望見有紫氣浮關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竒爲著書喜旣得老子書亦自著書九篇名關尹子今陝州靈寶縣太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脩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子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于成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卽莊子所謂博大真人者也

洪體存蒿艾之質偶好松喬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賢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

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鬼鬼也鑑者心也七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茫茫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沙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怒若闐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之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丹陽葛洪稚川叙

關尹子文始真經

一字字者道也

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闢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唯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造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

宗德書院
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唯置物者知之。

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道茫茫而無知手。心儻儻而無羈手。物迭迭而無非手。電之逸乎。沙之飛

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幾千萬里而不窮乎。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唯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卽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悔。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

崇德書院
皆事不執之皆道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一情實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實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爲有知唯動物有之一情實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輾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壞之易

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

崇德書院
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卽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求末無時得本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一息。

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工無拙無勝無負。

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萬污穢投之不見能運小鰕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

中區事

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無所得唯無所得所以爲道。

吾道如劔以刃割物卽利以手握刃卽傷

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與答與一氣往來道何在

仰道者跛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柱者建天地也

若椀若盃若餅若壺若瓮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

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博而神應
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牝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
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
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
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實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
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
不降無有降而不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
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
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
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
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唯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去
之者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
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
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
而天天地地者存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
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手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

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盡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升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筭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卽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卽名爲形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卽熱置之水卽寒呵之卽溫吸之卽下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無去無

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衣器空得風氣嘘物得水水注水卽鳴石擊石卽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爾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極者尊聖人也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爲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

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文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得。天下名之不得。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崇德書院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宜此乃見聖人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螳制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且且去之且且與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貴賤貧富

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卽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卽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唯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唯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螭蛆食蛇蛇食鼃鼃食螭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

之如引鋸然唯善聖者不留一言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在已無居形物自着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常先人而常隨人

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奕奕然所以悲思怨慕者

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有道者莫不中道

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

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

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心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特愚時

明時巧時拙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狗跡

而忘道以賢師聖者交跡而合道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眾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

唯其宜之豈曰離賢人眾人別有聖人也哉

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

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棼事則縶布。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耳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爾胡然滅滅爾唯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貫萬物。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符者精神鬼鬼也

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哥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

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亦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歛無起滅爾唯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切

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唯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唯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

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魄在天爲風在地爲水在人爲魂唯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火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

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

雄之雌唯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無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書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扭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扭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唯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上則

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
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
吾魄則無有一物可投我者

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
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
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
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
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
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
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
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

爲暗揚魂爲羽銳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
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唯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
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
虫可勝言哉譬如兆龜數著星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
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三者具有竟竟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口鼻
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
本愛觀雖異皆因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
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
生生矣唯其愛之無識如鑠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
識不萌吾生何有

如桴叩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哉

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呪能於至無見多有事

魂者水也木根於冬水而花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我同蓋神未嘗有我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鬼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蟭娘轉丸丸成精思之而有蟬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
彼蟭不思彼蟬奚白

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
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
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皆是大患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
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
或曰當幸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
識情馳騁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
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鑑者心也

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
者沉鬼攝之心蔽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
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
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
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
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
曰道于躬父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唯聖人能
神神而不神于神從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
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無一心五識竝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
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

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唯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故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

執而被我之則愚

無特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吾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

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皆浮游
罔象無所底止譬觀竒物生竒物想生竒物識此想此識
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
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羸望月月影
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宵中之天
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唯意則俄
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
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耳事者歛起滅爾吾心有大
常者存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

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
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
偽矣

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
於識識尚非真何況非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
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
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
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
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
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

崇德書院
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至無中變成一氣於
一氣中變成萬物而彼之一氣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
為氣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
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人之平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
之病日日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中所歎而使之然苟知
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
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
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無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
獨來

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
我內不見心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聽愈傷心思玄妙者心
愈傷

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
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
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七者食也食者形也

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
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

以我痛異彼癩、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情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所見爲夢、久見爲覺、孰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禮者多夢、簞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嶽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

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有人問於我曰、爾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特默然、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已、我不得已、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氣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

以一氣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畊夫習牛則犢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蛻蛻外蒸蝨蚤瘕則龜魚癘則鼠蠹我可爲萬物

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也

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壤土人哉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我身五行之氣而五行之氣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虫盛者毛虫不育毛虫盛者鱗虫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域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普天之下。我無不在。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能寒之。養五臟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臟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釜釜者化也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

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禽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實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脾。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心及神。可以成鑪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唯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宗德書院
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
行枯木能花豆中攝鬼林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
純氣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氣所為而氣之
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
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
來郵亭自若。

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
氣變化萬物惟不成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
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
變

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挑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實事去
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唯聖人知一而不化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能見之於著不
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不
化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
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
人動止有戒

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翦然蔚
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憊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蛤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壽壽者物也

古之善操善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

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小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唯其渾淪所以爲道。

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花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藥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鳥獸俄啾啾，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卽道，執之卽物。

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名。

九藥藥者雜治也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虫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又無能必者，事唯去事，離人則我在我，唯可卽可，未有當繫，簡可當戒，忍可當勤，墜可。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

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我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唯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木者可以立本。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函堅則物必毀之。剗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併有二竅。水實之則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唯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像格後世哉。唯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

道無方。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古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輕忽道已、不可訕謗德已、不可鄙猥才已、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

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天不能春、蓮冬、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悔可明、唯不可拘、所以爲道、

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謀之于事、斷之以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

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

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亡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
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
而已久則害生

昔之論道者或曰疑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
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
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若首用之當桔梗若首生之不
當金玉斃之

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
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
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驕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
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
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
言沉沉所以使人瘖唯聾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瘖
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
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

崇德書院
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
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
之唯善聽者不泥不辯。

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亢倉子序

老子之後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
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澆然仁者遠之擁腫之
與居歎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後遊吳隱毗陵孟峯
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光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脩因號
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
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洞靈真人書爲洞靈真經

族選言的一

現驚鮮百族墨謂子即羽山

亢倉子洞靈真經

全道篇第一

心冥虛極德洞玄微
功並四時蒼生自化

亢倉子居羽山之類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歛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邪蓋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虜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鷹吸從而答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鷹吸曰不者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歛而况羽俗序先生

其德矣。元倉子曰：「請來夫二子者，知虜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罟之谷，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眇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祖虜堯舜之間，其終存虜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樗色，蹙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元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購元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虜天下，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毒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代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

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懼。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為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秦佚死，元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為也？」元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元倉子曰：「舉天下之下，吾無與樂。安所取哀？蛇地之謂水，蛇水之謂氣，蛇氣之謂虛，蛇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用。理者道之

啓音
成目
不月
黠
色類
赤色

網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物。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為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為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督眎者。以黠為赤。以蒼為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為頰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過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所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無能滑吾真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至矣。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

偏獨

亞寢
次殿

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眎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鄉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眎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為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自然利物上合天心
天下歸仁化行刑措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

秀士宣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祖四海已不龔於道天奪其菓稼而荒翳之齊后信人之性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鷓義而有其國凡人不能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豐成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無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鷄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雖操力思博精希求利

之巨

潤賈豎之道也燕氣谷神宰惡損慮超遠輕舉日精鍊僊高士之道也刺情端想畢志所事倫按志寢謀効位司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世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王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窳是謂天下有道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心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全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譏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閤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非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甚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觀之而踈踈之而親恩甚則怨生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為貴有以緩為貴有以直為貴有以曲

為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勢使然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為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嘆天行令不擇難疎異域同歸聖風而靡

人無瀆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瀆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者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則物殫盡則乎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

息壤周地

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卑也吏之有卑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政下宣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讓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入事類私旱陽過也陽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司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于胡綿伐功實傳章翼嗣

期會同

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
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
飾楚之寶以賈罪於君楚所不能君必致失真今荆以淺
解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奪與國荆失諸侯於
是乎在諸侯聞之將警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
其為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胡珪戎弓往未至郢
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
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反其賂而益善焉人之情欲生
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
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
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

據
取也
聖
物
命也

比
也

力富者竭其所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
得其欲則相與捉攜保拘通逃隱蔽漂流拮据永以祈性命
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羣聚背叛之心生
則國非其固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
賦歛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匱者日匱科禁大行國則
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
生所以天下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
益惑下既惑則言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
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
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
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無伏士

宗德書院

卷之六

六

宗

矣。人有惡矣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矣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矣於國則誅之，適能無復逆節矣。誠知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惰諂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來，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繼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真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脩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虜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東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代，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順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旣宅天邑，務求賢良，等聞一善，喜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異益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迺者及嬖僕臣累譽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無能，斷明

堯刊

勝美也 金美也 流相慕

徒唯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為多不時匡遏就茲
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
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為齊明海南之
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代與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闊夫
與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無忌諱禁網疎闊
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慾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
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
明而貴德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
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齊之人不勝於
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
世與服文巧憲令穰祈禁網頗僻夫與服文巧則流相炎

交相如登

務官

慕憲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遁若流相
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忠不通
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遁則讒禍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
耻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真
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
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能圍問水旱理亂亢倉
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為
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
水旱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比面遵循稽
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歷十朋為亢倉子壽
拜為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還

宗憲書

之他邦至理之代山無爲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罔
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
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
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歛以時官
上清約則人富賦歛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粵之筭鐵
以精金鷲隼爲之羽以之格箠則其與槁樸也無擇及夫
蕩寇爭衝觀武決勝加之駭駟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
敵矣蜚景之劍威奪白日氣成紫琬以之剖獲則其與刷
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
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
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時

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
利者多敦方退靜者鮮姦者出言等於忠言遂使天下之
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濫貴於易避而難犯救獎貴於省事
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不敢務私利官人不敢務私利
而百姓富史刑曰齊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
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犬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
條引誣陷貞良闊達牽率莫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
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遠生黥計吏勞及酷莫能
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善者爲
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
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害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

亦難乎代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其人愈怨淫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第四

清淨無為
以身率下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主而勿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百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為立之本矣草鬱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惡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主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蚕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亦待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

可

也
怪石至石
似金
似銀
也

行非理也走奔有為人主之勤無為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無為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悉之而主不悉者有主獨悉之而天下人不悉者用夫下人悉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悉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悉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審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固以人為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偷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眎之正為君子明者聽

而跡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上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惑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察，則天地

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穢奪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穢奪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士豈不知哉！

臣道篇第五

盡忠竭力
謀勅所同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恰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徼其心，盡於為國，所以剗訐不怨，黜退不悞，議得其中，無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蠻夷

示德書
同
親
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
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
歡洽然察其志微其心盡在競位所以閔奇則怪見異必
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
鬼神間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夫不矜人力不
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滋主德如此者忠賢之
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特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
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代官得人不理之代
人得官邾龍視問事君尤倉子曰既榮死而臣人者也心
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
犯古之清勤為國脩政今之清勤為身脩名夫為國脩政

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為身脩名者區處條別
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為主抵物得其所心以
事為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瞻其
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
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
患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
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辭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
權宜便事肆其所為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
罰

賢道篇第六 克已復禮 賢良自至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為悉身而不死

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止人有跡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識或負所望大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司勤辨居室儉問其未見用也藏身於終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善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理不可校允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能小人輸其力齊有控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為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以寡合或為乘

晉夸毗者所蚩給於是負杖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入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吾子不知為工受不信為信信而不見信為信為勤慕義為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厄隨退胡以取貴率皆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謔超然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真不行也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皆上士乃隱隱之為義有可為也莫可為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

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眎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
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
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
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
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
則奇姓異名及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
求士也則事文逐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
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
在求不在無昔者黃帝得常僊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
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籍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
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眾賢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也祭公

中興
王也

如寔

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
充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
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
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
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
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充倉子曰君虐哉其問也功成事
畢不殉封譽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譽光揚
忘滿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
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
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
居山林而諠者有在入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

者凡跡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一、跡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譽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第七

至德之用萬教之主神明共贊可以化民

也星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為物府不為事官無為功尸捫求跡跡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為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

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歎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感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豈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威為天下君言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玆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眎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

子亦能食嘗饜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
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悉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
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
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十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
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
樂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禮樂交脩則德容發揮于貌
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
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
傳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
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

聖

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
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
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
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劔右帶環珮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恥莊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
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土齊國之寶也莊侯他應聲解劔
而去戲虐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寃怒而
不言小人暴恣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虐
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
過而不克有以王之者君子耻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
行者君子罕之當責衆人之惡者恥已善乎哉當責衆人

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
西憐其子而好躁妄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申死矣其
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將行仇
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
此類也冒濫半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勤益不保承鄉國之
人疾其咎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
既而翟西既殺謂多言之人爲踈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
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閑而心踈者謂叢襍之人爲
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徹
識安能洞祥有不可以應事也者內靜而外動其動而難
靜時有不可求事也者內忌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

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
生於代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舟
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
正可云是非人情命未與耳豈不蹇歎長於諫者務依存
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敬殷
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闇於情之所來是以彼
此嫌貳猜壘日積兒童之所簡者乃耆耄之所非耳目之
所察者乃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愚者已之未賢也健
責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
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穀者人之所天理
國之道務農爲本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
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
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智
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
是古先聖主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業農業非徒爲地也
舉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
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
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無二慮是天
下爲一心矣夫下一心軒轅几遽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
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
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絲於

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
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悉日埒實課
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
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黃帝曰四
時之不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
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
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曩勉之以上功是謂大
凶凡稼蚤者死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生災冬至
已後五旬爲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
藝生見死而穫死天養皆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
年祀土無失人豈迨時而作過昔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

也
答

起不知耑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薄之此
從事之下也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上
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踈於其施土無使不
足亦無使有餘則欲深以端而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
然後成生吾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
通其中踈為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望之有餘就之則
踈是地之竊也不除則無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
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三以為族稼乃
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
為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尤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踈樹燒
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踈則多糝燒而獨居則多死不

弟為
生為
第

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糝上下不安
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園粟而薄糠米粘而香
春而易而食之強失耑之禾深笨而小莖穗銳多糝而青
莖待耑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耑之黍大本筆
莖葉高短穗得耑之稻莖篠長桐穗如馬尾失時之稻纖
莖而不滋厚糠而蓄死得時之麻踈節而色陽堅泉而小
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岸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
長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莢繁實稱之重食之息
失時之菽以長而蔓浮葉虛本踈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
桐而頸族二七以為行薄翼而藪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
失時之麥臍腫多病弱苗而莖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

色
莖

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
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生之言冬飽則身温夏飽則身
凉夫温凉時適則人無病疾人無病疾是疫癘不行疫癘
不行威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
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兵者不祥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

秦景王將聃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
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榮泉賓于上館景王
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
子油然虧聃曰朕以主為異之問而寧弊弊焉以斫刺為
故抑者隨其所而得正者無如可矣景王一辭再舉飲備

在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棟而嘘俯正
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也者出人之威也
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之不
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察同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
也疾疇作色兵也傲言推揆兵也侈鬪攻戰兵也此四者
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鬪矣黃帝用
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
大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
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
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
用之則為禍是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

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若人人之悅色。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人。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誑。先勝之於此，則勝之與彼誠。若此，則敵不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是爲利，則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微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相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冗丘

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虜而歸之。但與人期以飽，敬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悞，狠凌定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饑，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極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積，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之人歸之，若杯水。諸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王興起，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冀，於是步前稱觴爲克，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

天南
天北

月波旬辰加天關台畫行道

天

